

行色老夫妇

龚静

出门闲走,置身热闹,风景之余还是喜欢看人,尤其那些老夫妇。少年夫妻的风光大致已然知晓,中年向老,自然关注老夫妇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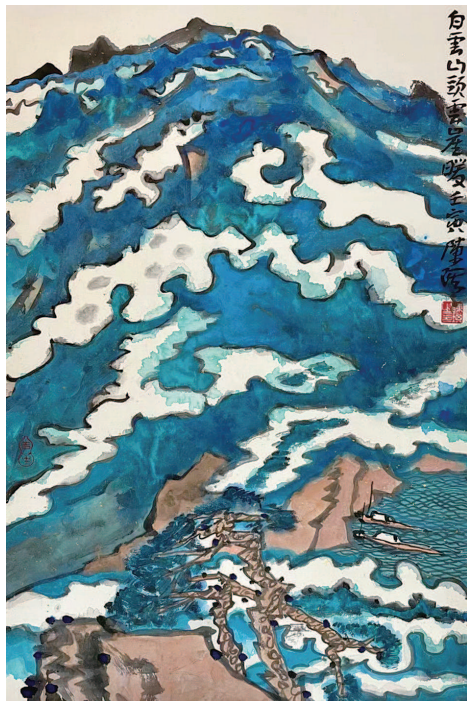
恩爱不愿爱,老夫妇们是不必特意“秀”的;和谐不和谐,老夫妇们也不会刻意“装”;出门在外,人前难免礼仪修饰,不过久了到底绷不住,本来离开热得不能再热的家,不就是为了换个环境散散心嘛,还要端着,如何了得?该咋样就咋样。

二十几年前去新马泰,团友中一对七十开外的老夫妇引起我注意,眼镜老先生斯文少言少笑,老太太也随夫,拍照嘴唇抿起来严肃得很,一派机关研究所工作的样子。东南亚嘛,导游总会推荐自费项目,不过二十几年前的导游吃相不算难看,一般游客的心理是来也来了,不太离谱就看看吧,老夫妇俩咬定不参加,可待在酒店无聊,周边走走语言沟通也不畅,待大家回来时老先生尤其铁青着脸跟导游交涉。一次,到点了老夫妇俩还未到,导游和团友一起找,终于在另一个门口发现了,大家招呼他俩,老先生此时赶紧道谢,脸部肌肉终于松弛下来,微微笑了。老太太略有埋怨老先生走岔了,老先生此时并不回嘴。自此,感觉老先生不太端着架子了,似乎看各路团友也顺眼了,偶尔还会点头微笑略略招呼下,有点出门在外大家都是短暂时人的感觉了。不免揣测,老先生退休前当过工程师或机关干部,颇有个性,但

也不一定顺风如意,否则彼时去新马泰还会跟普罗大众一起?不过,普罗大众还是颇有暖意的,其实还是挺关注老夫妇俩的。

这对老夫妇有些端,有的老夫妇则很享受游玩当下。去西班牙葡萄牙,一对七十多岁的团团矮矮墩墩的老夫妇和女儿及外孙女四人总是笑眯眯的,老先生退休前在石化厂工作,老太太则在家务农兼照顾公婆,“所以只养了一个畜,事体多,忙不过来呀”,听了老妻的话,老先生在边上有点愧疚有点开心地地点头微笑着,顺手给老妻夹点菜,我们也都开心地笑着老夫妻“秀恩爱”。老太太就是这个年纪老头的样子,但每天换一件袍子,花色丰富,神情愉快,步履快速,之前日子里的操劳刻在皱纹面色身体里,但并不夺走精气神。途中老先生总挽着老太太的手,女儿外孙女给他俩随时拍拍拍。在杜罗河的游船,太太阳光下,老夫妇穿上同色同款的防晒衣,厚墩墩并坐,背影平和安宁。去雷加莱拉庄园有长段坡路,看我走路气喘吁吁的,老先生对我家人说换换伊换换伊,我看前面老太太快步走着,真是自叹弗如。国内新冠疫情平缓后,微信上见老夫妇俩跟着女儿一家国内游玩,又见老太太花色袍子和老先生合影,神往得很,心中默候。

还遇见过另一对走南闯北的老夫妇。先生工程师,太太三甲医院皮肤科医生,退休后他们国内国外遍地游,南极都去过了。问医生:这么远,吃得消吗?还好还好。近70岁的女医生神态小傲娇。她接着说,不过有次出去



白云山头云崖暖 (中国画) 陈琪

回来我脚摔坏了,休息了足足半年多呢。好了,又忘了,哈哈哈。讷言的先生很照顾医生太太,重物拿着,拍照拍着,脚下小心的。医生其实退而不休,彼时还返聘一家医院每周坐一次堂。起初和老夫妇不怎么搭话,在剑桥请老先生帮忙合个影,老先生并非拿过手机按下了事,前前后后找角度,费了点时间。那边厢医生太太着急了,依快点呀,依哪能帮帮我拍啦。老先生对我们抱歉地笑笑走过去,见女医生嘟嘟囔囔着。可能是后来一起在剑桥某咖啡店躲雨喝茶聊了天,沾染了此时共同体的味道,和老夫妇渐熟些,才知道他们南极是退休后去的,想想从上海到南极,长途奔袭,几次航班,虽然行程诸种有旅行社安排,怎么着都是考验体力精力心力的。徐霞客式的旅行也好,跟团或自由也行也罢,体能充沛,兴致勃勃,在在

缺一不可。

听老夫妇谈年轻往事和眼前的历史名胜颇有同感。在葡萄牙波尔图,团友们去看大教堂,我体力不够,就留在小城游客中心一隅,和团友夫妇聊天。老太太退休前沪郊一小学老师,老先生安徽人,管道工程师。阿姨爷叔怎么认识的呢?我打趣。呶,那个辰光去外地参加“四清”呀,在安徽,就碰到了。说话脆声的阿姨此时竟面色略红地笑了,老先生不声响,脸色柔和。后来他调到石化这边来,搞技术。现在退休了,还帮着老乡做顾问呢。他们是一大家子出来玩的,大女儿外孙女,儿子媳妇孙女,小女儿小外孙女,各有各的出息,阿姨爷叔没理由不开心啊。可惜大部队到了,阿姨讲古只好戛然而止。历史,当下,在地和外地,还莫名让我想起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和爱情”主题。

《见庚寅旧文稿二首》:“十年心事梦成堆,说破尘缘倍觉哀。长忆贞风香九畹,贞风吹我泪花开。”“万里江山供画图,饥寒老病不时无。生年百岁余三十,不做人间大丈夫。”

那天见到了庚寅年的旧文稿,记忆犹新,算起来已经十年了。人生没多少十年。若说头清脚健,更没有几十年了。这十年倏忽过去了,自然感觉惊心。那年夏天,事有些多,也就躲进小楼,写文字。自然写不了整篇的,就写零星的,叫它《池上草堂笔记》。先列条目。随手列出了数百个。随后,一一写去。天南地北,鸡毛蒜皮。一个条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多者一两百,少则数十字。一连写了好些天。那天见到的,就是这文稿。不免自珍的,自然是那些条目了。

时过境迁,还有事过境迁,好些条目,读起来已然不知所云。譬如:“水菠萝、黄家黄耳、梦花、面画、馆中荒湖、乌篷船、龙鱼、壁炉、南下含鄱口、对酒、佩玉、填海、汤锡、顶筷、泥塑、钟、万虫同悲、觥、通州词、山居、飞下树来、无由、曾是、梦中梦、遁地、读字典、水浒人物叶子、石像、灵璧石、句容石雕”。如今再要写起来,有好些个,已记不得原有所指,真不知如何下笔了。

可见人生,别说会睡熟了做梦,醒着的时候,还不是时常如梦?记得列条目的时候,腕底真有助。心潮所到,处处浪迹。可惜当时没写完。到了今天,已是无尽尘网,陷进去的竟然是自己。

也见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不要老头搀扶,一脚高一脚低,也要温德米尔湖边走走看看。在凯恩莱恩港渡轮码头,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好帅酷,两辆专业自行车,两身骑行紧身装束,头盔手套一个不少,大概刚从对面贝拉斯特城过来,整理好物品,踩着踏板从候客中穿梭而去,我忍不住朝他们跳大拇哥,老先生看见了,微笑着回我一个同样的手势。

老夫妇们各有各的容止风格。看到他们,好像看到前面的人生形貌。并不完全有信心能走到他们的岁数,不过同处一个时空,让人看到多样岩层,就有了安慰。

人生的悲哀也就两个,一个是想做的事做完了,另一个是想做的事做不了。当时列这些条目,哪里知道预设了悲哀?好些条目,已然知道做不了。

只是,好些醒着做成的梦,宛然依旧。梦是人生最初和最后的所得。在梦里,在成堆的乱梦里,保存和生长着心事,就像贞风九畹,就像古人窈窕的辞赋。而心事可能生成的,大半是泪水。

《池上草堂笔记》卷一,第一条目:“刘海粟浇墨”。其中有句:“此术始于何人,

张大千抑或刘海粟,时无定论。壬戌夏,问于刘海粟。答曰:‘彼为泼墨,余为浇墨。’我问刘海粟,泼墨法是他还是张大千起始的?他回答:‘他是泼墨。我是浇墨。’这个回合,足见刘郎意气。刘张两位的山水画我都见过。画得好。故国江山,日暮乡关,只要笔底留住了记忆,都是好的。

江山如画,几千年了,这样的称赞,谁都没异议。可惜人生,从来难以如画。个人温饱,或许容易。所有人丰衣足食,总是个难题。生老病死,一直在继续,美满和公平,一直在争取。人人息在诗意之地,却都很难诗意地活出自己。那天读到了旧文稿,想起来岁月山河,不免要唏嘘起来。

古人说得好:“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这话适合我。今年七十岁了。常说人生百年,即使有机会再活三十年,这三十年,定然已不是头清脚健的三十年了。还能做些什么呢?无从奢望,只是心血尚温。

低绮户集之八
有梦成堆

陈鹏举

『老开心』的艺术人生

周洋

滑稽戏是流行于苏浙沪一带极具特色的地方剧种,以其诙谐幽默、引人发笑的喜剧艺术魅力,多年来一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滑稽艺坛也不断涌现出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被苏州观众亲切地称为“老开心”的张克勤就是其中的名角。这位年逾古稀、从艺近半个世纪的资深艺术家,是滑稽界首位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获得者,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艺术舞台上主演了二十多部滑稽戏精品剧目,开创出“勤派滑稽”艺术样式。

张克勤与上海这座城市缘分颇深。他1947年出生在上海长宁区,家住老的海西站附近。家里人平时喜欢听评弹,他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又经过舅舅虞雄伯(评书演员)的指引,顺利进入常州市评弹团,幸运地拜在评弹名家高翔飞先生门下学艺,那一年张克勤才16岁。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本就极具艺术天分的张克勤,在师父的栽培下苦练基本功,勤学真本戏,迅速登堂入室,即便在十年浩劫的特殊年代,也丝毫未有荒废自身技艺。后来更是有缘成为滑稽大师龚一飞先生的入室弟子,带着深受观众喜爱的两部戏《裁缝与洋小姐》《多情的小和尚》,在上世纪80年代九闯上海滩,一时风光无两。从那时候开始,观众中间就流传着一句话:“小张一上台,笑声滚滚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在辗转常州、上海、无锡、苏州四地的滑稽剧团之后,张克勤最终选择加盟苏州市滑稽剧团发展自己的事业。凭着一股精益求精的钻研劲头,他在舞台上不断提升滑稽戏的新境界,人们评价他的表演激情爽朗、灵活敏捷、夸张适度,说唱亦庄亦谐、干净利落,肢体语言十分丰富,逐步形成漫画式的独特表演风格。他在“苏滑”与顾芗合作,先后主演《一二三,起步走》《顾家姆妈》《破镜重圆》《今夜情》等多部滑稽戏及小品,成为滑稽界令人羡慕的黄金搭档,为观众带来无数欢笑,包揽了全国多个戏剧大奖。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张克勤对滑稽艺术的痴迷与思考,他在人生高光时刻的谦虚与冷静,在事业低谷时的超脱和坚守。他在人生每一个十字路口所做出的选择,都是前路茫茫充满未知,风险与机遇并存,而他能够披荆斩棘,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演戏之余坚持读书、看戏、摸家、提升,一边思考一边演出,一边修改一边登台,通过反复琢磨、修改、调整、演绎,再调整,日臻完善。在我看来,他名字里的“勤”字,包含着勤学、勤练、勤思,这三项独门秘籍,成就他“德艺双馨”的艺术人生。

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勤为大家乐:“滑稽梅花”第一人张克勤》,是由两位80后海派文化界新秀赵卿峰、孙继军合作编撰而成。第一作者赵卿峰自幼酷爱滑稽艺术,曾创办了上海滑稽笑朋友工作室,十几岁时就通过音像资料观看张克勤的滑稽戏,他将张先生视为前辈师尊,多年来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愿广大读者走进滑稽戏的艺术世界,爱上这门给人带来欢乐的艺术,走近张克勤的艺术人生,感受一流艺术家的风采。



上初一的时候,我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秘密:二哥留下的两本日记。日记的最后一页记录了他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夕的心情:“路途遥远,可惜行囊里的书太少,也许我可以跟同伴交换着读。没能建立起个人的藏书,是青春的遗憾。”

不过在一口红漆衣箱底层,我摸到了二哥留下的几本书,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巴尔扎克的《家族复仇》、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尽管有些破旧,仍让我欣喜若狂。

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多少个冷风凄雨的夜晚,一盏黄灯映照着惨绿的脸,家里可读的书所剩无几。精神饥渴引起的焦虑非常折磨人,所幸我很快在年级里建立起一个小圈子,可以交换余存的图书,记得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粉饰的坟墓》《红岩》《多浪河边》《金星英雄》等等,我那本薄薄的《家族复仇》至少出借二十次,后来不知所终。

学校图书馆处于冰封状态,但有同学从气窗翻进去,弄出一两本翻译小说在同学间流传。偷书的同学对阅读并不感兴趣,他们以此为饵钓鱼,借一本书得给他一角钱,外国名著收费加倍。他们在弄堂口扎堆抽烟,对路过的女人品头论足,烧得是读书人的钱。

为了读书,我将吃早点的钱去支付借书的费用。整个上午我在饥肠辘辘中度过,最可怕的肚子里突然发出不雅之声,引得同学哄堂大笑。我还将家里的肉骨头、鸡毛、老酒瓶、鸡脆皮卖给废品回收站,换来三五天

的阅读权。放学回家后我侧身坐在窗台上,不知不觉中晚霞燃烧起来,金色的霞光将我薄弱的身体涂满,淮海公园方向传来嵩山消防队的悠扬号声,我为书中人的命运而忧伤。

后来我意识到,不能这样一直被小混混“剥削”下去,必须建立自己的藏书。我干脆向他们购买,五角钱可以买到一本,如果在他们烟瘾上来时,价格还可商量。有一次我“悬赏”五元钱让他们去库房寻找《基督山伯

我的“图书馆”

沈嘉祿

爵),但他们只找到一本“卖相老好”的书——精装本《物种起源》,敲了我七角钱的竹杠。到初二时,我已经拥有三十多本图书了,从理论上说,与四个同学交换,便可实现一百本阅读量。

“九一三”事件后,各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学校图书馆也解冻了,我每周都去借书。班里的铁哥们也用各自的借阅证帮我借书,满足我的贪欲。有一次我实在舍不得归还《鲁迅全集》第二卷,文富兄就帮我玩了把狸猫换太子,后来我将这“大部头”送给了回沪探亲的二哥。

等我积攒了一百来本图书后,就想建一个小小图书馆。这不是三分颜料开染坊吗?关键时刻妈妈将一具从老家绍兴带来的被头柜给我瞎弄,一剖为二,再买一张三

夹板,洋钉胶水,猪血老粉,油漆一刷,两口书柜并肩登场。有些翻译小说已经破烂,封面也掉了,不知道作者是谁,我就用两层牛皮纸做一个封面,再用旧画报包得服服帖帖。我还专门跑到福州路,在一条弄堂口的摊头上偷学老师傅的图书修理技术。若干年后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修理图书,以及在书脊上用美术字装饰的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读书乐”。

同学们知道我有一个小小图书馆,走动更勤了,关系最铁的同学来,我就拿出三哥留在上海的美术资料让他们大饱眼福,里面有惊世骇俗的维纳斯。借出去的书最怕人家不还,更怕自己忘记,所以我专门做了借阅记录本,还刻了一方小印章,一个字:“还”。

阅读让我体验丰富的生命,帮助我认识世界、触摸灵魂,我矢志不渝地爱上了文学。考大学时我想报考图书馆专业,但最后一刻我听到了鲁迅先生的召唤。

这段经历也让我懂得了分享的原则,这大概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价值。乔迁新居后,有位朋友动员我向一家新建图书馆捐点旧书,我立马装了两大箱送过去。后来我还向多家图书馆捐过图书和手稿,以至于有人想收藏我的手稿,我连一张草稿都拿不出来了。

十日谈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

图书馆具有广义社会教育功能,明日请看《在多功能厅“读书”》。